

嗟傷金蓮 最後的小腳女子

以升考足：孟凡珍

2011年7月，湖北省枝江市白洋鎮表家崗村，100歲的孟凡珍講述當地曾經盛行過的「以升考足」的故事。「升」是一個四方形的量米容器，口闊底小，底部是正方形，長度不過三寸。不知甚麼時候開始，當地一些「俊才」們靈光一閃，萌生了以「升」考評女子小腳是否合乎他們審美標準的想法。

在秋收的季節，「升」被放在公祠的空地上，一群女子排隊走到「升」前，將一隻腳放進「升」內，在眾人面前，以腳心為圓心，腳長為直徑，在「升」底畫圓。如果小腳在「升」底轉動自如，「升」的四個面卡不住小腳，這雙小腳就是經過「公器」考量的「美足」，全家人無不喜形於色。那些腳大一點的，腳在「升」內不能轉動的，一個個滿面惶恐，父兄家人則感到顏面掃地。

一個用來量米的容器，卻成了考評女子的兇器，這是「升」的發明者始料不及的。

自願纏足：韓金英

一個弔詭的時代，一種弔詭的文化現象，常常能讓人做出匪夷所思的事情。纏裹小腳，那種痛徹心扉的苦痛，就算是一個壯實的男人，也無法忍受。女子受到「三寸金蓮」邪惡文化的薰陶，心中早就埋下對「金蓮」無限嚮往的種子，即便在家長和社會的反對聲中，依然要纏裹出一雙她們嚮往的「妙蓮」。

2011年8月，甘肅白銀武川鄉91歲的韓金英穿上鮮艷的壽衣和繡花小鞋，老人的步履很輕快。韓金英在一個開明的知識分子家庭，有一個疼愛自己、反對裹足的父親。然而小時候的韓金英看到村子裡的婦女和姐姐們被纏裹得如同粽子一樣的小腳時，常常望着她們的背影出神，她渴望有一雙被人誇讚的小腳，纏着父親讓她給自己裹腳。一次次地央求，父親無奈之下找了村子裡最擅長纏足的老人，在她7歲那年，為她裹足。父親聽見女兒腳趾被扳斷的聲響，轉身走出屋子。但年僅7歲的韓金英當時竟然沒有哭一聲。「姐姐們都是尪兒（小小）的腳，心疼很（很好看）。」韓金英輕快地抬起腿，彈掉身上的灰塵，平靜地講述着自己的故事。

一生搖晃：林珍妹

福建省連江縣毗鄰馬祖列島的黃岐半島上，還生活着幾位裹着小腳的老人，她們的小腳，都不足三寸，在所有的小腳老人中，絕對是「最小」的。筆者見過全國各地的小腳鞋，也聽過許多小腳老人淒慘的裹腳故事，但這還是第一次見到一雙和不满周歲的小孩一樣大小的小腳。

筆者不知道這雙小腳是怎麼纏裹出來的，林珍妹只記得纏腳的時候，疼，至於其他，那時她實在太小，記不得了。黃岐半島的麻石一年四季濕滑，生活在這裡

她們是人類歷史上最後的小腳女人。

從2008年年底開始，到2012年正月結束，筆者從甘肅一路南去，止步於福建連江縣的黃岐半島上，經過13省64個地區，終於完整記錄了中國大陸還在世的近300位小腳女人的生存狀態。

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她們如一縷輕煙，即將帶走「三寸金蓮」的最後一瓣枯葉。沒有太多人知道，「三寸金蓮」是詩情與血腥的交織，演繹了今人無法理解的一幕幕人間悲劇。

但是她們離開的步伐如此倉促，筆者一路拍攝，不斷傳來她們相繼離世的消息。驀然回首，再也看不見那蹣跚的身影和慈祥的面容，她們當中年紀最大的已經107歲，最小的也85歲……

文、圖：孫傑

她們在6、7歲的時候，用幾尺長的布條將一雙自然的天足死死地纏裹起來，變成所謂的「三寸金蓮」。那雙變形的小腳，成了她們一生的榮耀，也成了她們的負累，她們生在「三寸金蓮」走向沒落的時代，也為「三寸金蓮」的歷史畫上了句號。

「金蓮」是對古代婦女纏裹後的小腳的一種稱謂。纏足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陋習，用布條纏裹女童的雙腳，使之停止發育，變小變短。在其時看來，雙腳被纏裹得小而巧者，即為「金蓮」，纏裹較大者，被恥笑為「蓮船」。所以「三寸金蓮」就成了對女子雙腳最大的讚美，也成為評價女子道德修養的代名詞。

一雙被稱為「三寸金蓮」的小腳，曾經是「纏足時代」婦女們最高的追求，只要擁有一雙小腳，就可以不論德行，不論身材長相，這個女人，一定人人敬重、人見人愛。當先天的資本與後天的苦修被簡化統一在一雙小腳上之後，時代變得很瘋狂。人們只要瞄一眼女子長裙下的小腳，就能輕鬆簡單地對她下定義。

那時候，人人都成了評價他人的哲人。然而總有人不願意做一個尋常人，簡單、毫無創意地去評價一個女子，所以一些千奇百怪考評女子雙足的想法也應運而生。



■魏秀秀6歲裹腳，12歲穿帶有木跟的高跟鞋，19歲出嫁。

以膝代足：彭秀英

2011年5月，筆者聽87歲的小腳老人彭秀英講述了一個故事。在西北部的古浪縣大靖鎮民權鄉東關村，彭秀英曾經用一雙膝蓋丈量了這裡到吐魯蕃的往返路程。公元1958年，當時天災頻繁，被飢餓折磨得無法忍受的彭秀英在一個夜晚，與丈夫一起離開家，往新疆方向逃去。一路上擔心被生產隊抓住，她只能拋棄無法快走的一雙小腳，改用一對膝蓋在地上爬行。河西走廊遍地的碎石磨穿了褲子，磨開了皮肉，天亮時，她竟然爬了40多里地。兩年後，等她們到達吐魯蕃的時候，彭秀英一雙膝蓋全是厚厚的老繭，用手一揭，就掉下一個碗狀的硬殼。本該長在腳底的老繭，卻長在膝蓋上，為了肚子，為了行走方便，以膝代足，彭秀英爬出了一個小腳女人和她全家的求生之路。上世紀70年代末，在吐魯蕃的彭秀英收到家鄉的來信，指家鄉現在能吃得飽肚子。這個誘惑讓彭秀英帶著幾個孩子，背起糞餅，拿着一根棍子、一個破碗，又一路跪爬着乞討回到家鄉。

不願纏腳：于桂蘭

2011年7月，在甘肅省靈台縣十字鎮，筆者見到一個生在纏足時代，卻有一雙幾乎和天足沒有甚麼區別的女人。91歲的于桂蘭五六歲的時候，整個靈台縣依然盛行纏足，但生性倔強的她打死都不願裹腳，母親和族裡的婦女將她壓在炕上，給她纏上裹腳布，用針線密密地縫上。于桂蘭解不開那纏腳布，就用鐮刀一下一下將裹腳布劃開，以至於雙腳被鐮刀劃得遍體鱗傷。家裡實在沒有辦法，只好「放棄」了這個「不愛美、不成器」的女兒。然而在上世紀50年代，裹腳淡出歷史的舞台後，人們必須下地勞作的時候，于桂蘭因為一雙「解放腳」，沒有遭受小腳帶來的不便和痛苦。



■纏足之痛不是尋常人能夠明白。

■劉寶蘭，一生不知丈夫的姓名。



2012年正月，新春的鞭炮還在燃響的時候，筆者接到電話，又有5個小腳女人相繼辭世。她們走的時候，全部穿着大紅大綠的壽衣，腳上無一例外地穿着繡了鮮艷奪目的花朵、專為踏上天堂之路而做的小腳鞋。她們都慢慢地走了，走向了沒有痛苦的天國。人類歷史上如罌粟一樣繁盛奪目的「三寸金蓮」，從此，將徹底退出歷史的舞台……

的小腳老人穿着那一雙小腳鞋，在濕滑的石板上「篤篤」地由春敲到秋，由冬敲到夏，麻石板上，踩不穩的小腳讓她們不知道摔過了多少次，林珍妹自己也記不得了。

「每次大奶奶摔倒，我和姐姐都被嚇哭了。」老人15歲的重孫女林懿哭着說。小時候，她只覺得大奶奶摔倒會讓她們害怕，長大後，她覺得大奶奶這搖搖晃晃的一生，每邁出一步，一定都是把心懸在嗓子眼的。「你看，你看，這

鞋和弟弟的鞋子一樣大，還用竹子做了一個高跟，這裡是人穿的鞋！」林懿拿出一雙小腳鞋，指着搖籃中牙牙學語的小弟弟對筆者說。

離開的時候，林珍妹執意要送筆者，可才邁開步子，濕滑的地面讓她忽然摔倒。屋子裡的人都嚇了一跳，90歲人摔倒，人人都知道它的分量。老人只好坐下來，慢慢收攏雙腳，靠在椅子上，一句話也不說，只有那雙看起來有些疲憊的眼睛，慢慢掃過剛才讓自己差點滑倒的地方。

苦中作樂

王桂芬 小腳舞動人生

六一村因為小腳老人出名，小腳老人也因為一雙小腳和她們樂觀的生活態度而變得有名。86歲的王桂芬是這個村子的名人，因為她上電視、報紙次數最多。

2012年3月，在作家楊楊的陪同下，筆者採訪了六一村健在的幾位小腳老人。

王桂芬的故事可以從上世紀80年代說起。那時候，即便是年輕人，如果提着錄音機，跳着迪斯科（Disco），在封閉的大陸地區，也被看作思想不健康而備受白眼。但據當地人說，王桂芬在那個年代就開始和村子裡十多個小腳老奶奶一起，組織了一支「老年迪斯科」舞蹈隊。小腳顯然不能跳出原汁原味的迪斯科的，但這並沒有阻止她們嚮往迪斯科樂感步伐，很快，王桂芬她們在一個退休的鄉村老教師的帶領下，自編自導了屬於六一村的迪斯科。這個下午，在六一村還沒有被拆除完畢的村莊裡，王桂芬在陽光下跳起了她們的迪斯科，雖然沒有音樂，但從節奏上看，迪斯科的衝擊力確實存在於老人的心裡。

「她們自編自舞的小腳迪斯科，洋溢着令人感動的生命力和幽默感。」看着王桂芬的舞姿，我想起了楊楊《搖晃的靈魂》一書中的這句話。



■王桂芬開朗豁達，以小腳跳Disco。

劉寶蘭 不知道丈夫姓名

2011年，已經92歲的劉寶蘭還記得我3年前給她拍過照，她又一次講起自己的故事。

「我20多歲開始，守了一輩子寡。」老人的嘴巴蠕動了幾下，臉上的表情驟然變得複雜起來，似乎有許多難言的苦楚，但一生沒有改嫁的自豪也明顯地從臉上反映出來。「過去拉扯孩子難，難也得過，好壞都是日月，要過！」老人摸了一下裹着白布的雙腳，蒼老疲憊的臉上有了些生動的表情。

「我媽的腳一輩子我們就沒有看見過，一直到2009年，她生病了，才讓我給她洗腳。」二兒媳一邊幫老人坐好，一邊對筆者說。「說起來也好笑，過去當媳婦的一點地位都沒有，我婆婆一直到我公公去世，都不知道他叫甚麼名字。」兒媳講這個故事的時候，自己都覺得奇怪。

「那時候很封閉，女人不敢問丈夫的名字，兒子不敢問爹的名字，我們這地方管得嚴，我爹叫曾君祿，一輩子農民。」62歲的二兒子曾生安說。

「男人名字女人不能問，也不能叫，叫名字就挨打哩。知道不知道有啥用，不知道他叫啥，照樣一推子孫子重孫。」坐在椅子上的劉寶蘭忽然插話，笑了。